之若遠若近去昏入明而即成吾君治蒙之政此臣之所以事君也九二治蒙之專豈非成六五治蒙之道歟嗟夫此道之不明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者有之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者有之胡不觀九二包納之道歟五品不遜斯民之蒙也而羿之敷教則曰以寛浴寒浴暑斯民之蒙也君牙之敷典則曰式和曰寛曰和皆所以顯君父包納之量六五之童蒙有求于二而二匪求于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

明而蒙之以塵埃倘得陽剛之訓廸明師之啟沃則去其蔽解其惑開其良能覺其正性奚至困於愚邪昔曾參亦魯矣親夫子以發其魯則終傳聖道奚至困於魯樂正子無知識矣親孟子以開其知識則好善優於天下奚至困於無知嗚呼世道之降楊氏蒙於為我墨氏蒙於兼愛申商蒙於慘刻老莊蒙於虛無貪夫蒙於功利俗儒蒙於記問其困蒙而吝者不知其幾人向使親有德師有道啓明哲於當時友聖賢

可以制暴亂可以明便宜光亨貞吉何險之不可濟
以言禮之實則足以扶植三綱秩序五典以言智之
實則足以周知萬物明照四海光亨貞吉何有乎不
濟之虞忠信誠慤不懼風波之惡四維誠張不興亡
楫之嗟豈曰猶豫不決偷安苟且之為需也雖然既
乾以剛健中正至誠无息而成生物之功聖人所以
為需亦天而已耳故夫子釋需曰險在前也剛健而
不陷其義不困窮乾唯剛故靜不可撓乾唯健故動

上於天蓄膏澤而未降須也君子蓄其才德未施於用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居易俟命一有所往則濟險之功實固有在矣序卦曰物穉不可不養故蒙後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白雲曰屯蒙之世天下所需在君君所需在賢飲食宴樂大亨以養聖賢使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膏澤及於下民天下之需也九五之所需孰大於是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

勿窮小人可也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傕汜光弼垂定河北而復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而起禍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之時陽彙而進陰引而退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險者平難者解天下治平矣此時何為哉涵養休息飲食以養其體守正以養其心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已不可移濟險之道為復平

有善則稱君而不敢有其善有勞則稱君而不敢有
其勞以功而下人致恭以存位此從上不爭之所以
終吉也小象以從上吉釋食舊德者于以見守己之
吉與從上之吉二者之兼備也嗟夫爭訟逆德也人
惟志不帥氣氣以役志則血氣之分不能不激而為
爭訟之由能持其志毋暴其氣則犯而不校有而若無
爭訟何從而生乎石氏曰九二以下訟上不能保其
舊邑六三順以從上其食舊德也宜矣

下齊七十餘城而參以騎刼則燕兵潰祖逖誓清中原而制之戴若思則河南失唐九節度之師不立主帥則雖李郭不免于敗北皆師之以輿尸而凶也以是知才不足以一兵權職不足以專兵權凶也夫子釋之以大无功是誠大无功矣文公曰才弱志剛而用兵必至輿尸而歸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退舍也師之進以强勇也六四以柔居陰而下